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五年四月十九日印刷

康德五年五月十八日發行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定價二角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興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俠義
小說

五女七貞

卷一

第七十五回 蘇州府起解杜雲龍 江都縣頭拿一枝桃

詞曰 喝酒不醉甚爲高 遇色不迷是英豪 見財分明真君子 忍氣吞聲禍自消

酒色財氣似堵牆 許多高人裏面藏 爲人看破其中事 便是神仙不老方

後

書接前集話說這個老和尚 素常身子虛 又由關王廟隨着轎子跑到府衙 已累得喘不上氣兒 一身的汗 又在大堂上受了點兒風 現在一受此重刑 老和尚這條小命兒 就趕赴陰曹去了 衆皂班往上回話 說道回大人 老和尚已受刑不過絕氣身亡 大人說道 好 我這個知府也不作了 你們就把這個和尚拉下去埋了吧 皂班們答應一聲 就把老和尚的尸身拉出去了 這一回可把韓張氏吓壞了 施大人遂說道 韓張氏你可看見了 你快把勾串陶通 害死本夫 實實的說來吧 要不實說 本府也活活把你打死 韓張氏放聲就哭了 說大人在上 小婦人自從出了閣 我丈夫就有病 他在外間屋搭鋪睡覺 那一天正趕上外面下雨 忽然聽得一聲雷響 閃光一照 進來一個白衣秀士 我就問你是什麼人 他也不答 我就覺着遍體生涼 四肢不能動轉 後來每逢到下午天此人必來 我也不能告訴公婆 以後我和我丈夫在一處 又趕上下雨 那個東西又來了一雨看我和我的丈夫 他就怒了 祇用手一擊我 我就迷糊了 祇覺着幌々悠悠的 趕到睜眼再看的時候 已竟到了那個地窖子了 施大人說道 你這是滿口亂道 要不用刑 你那裏肯招 遂吩咐掌刑的 把這婦人掌咀四十 是一邊兒二十下 打的這個婦人 滿咀裏噴血 誰知道這個婦人是咬定牙關 祇是不招 大人大怒 吩咐看大刑 兩邊兒答應 就把掇子拿過 把婦人的兩手套好 堂刑的拉着繩兒 說請大人驗刑 大人伸了三個指頭 堂刑的喊了一聲 使力往兩下裏一拉 疼的婦人就叫喚起來 說道 青天大人哪 願你老一輩爲官 輩輩爲官 饒了小婦人這

1

貞

條命吧。他可是光央告，不招承。大人這才用手一拍驚堂木，說道：「你和陶通多怎定的計？」弄一條長虫假充蛇仙。小和尚已完全招了，你就快快實說了吧。韓張氏說道：「大人哪，小婦人所說是實，你還要我說什麼？」你老要一定說我謀害本夫，那我就算是謀害本夫好了。你老就替我畫了招吧。我干心給丈夫抵償。大人怒不可遏，喝道：「好個刁惡的婦人，給我收刑，說着又伸了四個指頭。這一下疼的婦人連喊也喊不出來了。但是他還是不招。施大人看韓張氏腦門子直往下流汗，大人就知道這個刑法的力量，就算足了。這個婦人他心狠能擔刑，再說大人也害怕。剛才杖死一個和尚，假如說再把婦人用刑考死，於自己的良心，有些過不去。在聲名上也有些不好聽。大人自從上任以來，還沒着過這樣急。今天急的大人虎目圓翻，他那臉上的氣色，就很不好看了。趙壁在旁邊看大人着急，遂慢慢的遛過去，來在大人的身後，附在大人的耳旁，低低的說了幾句話。大人點了點頭，遂叫皂班把這婦人的刑具撤下，又派官媒婆兒把韓張氏帶下去，暫收女監。然後又判這四個小和尚，把那兩個奸詐的下在獄中，把那兩個忠厚的小和尚送回關王廟聽候傳訊。大人就擺手退堂。大人到了後面，叫刑名師爺孫承業，把衙門裏所有的文書都要摺疊成卷。本府聽候旨意，不日就要進京。所有本衙的公事，暫叫二府同知趙清德代理。孫承業都答應了。然後回道：「上次你老派我找鑲嵌匠，鑲那燈上的寶珠，現在已竟鑲嵌完了。請大人驗看。」大人遂把燈匣兒打開，看了看，又叫施安把北京來的那個寶燈樣子拿了出來，懸在壁間。大人細細的按着圖樣一對，看這寶燈上的奇珠異寶，是一顆也不短。跟着就叫孫承業把杜雲龍的口供，連找燈出力的人員全開一清單，委派孫承業到巡撫衙細細的報告。好教巡撫大人轉摺上奏。孫承業奉命，開好了清單，拿了公事就奔巡撫衙去了。這裏大人命施安把寶燈好好的收起。大人這一天的工夫，把所有公事辦好，自己才安歇。一宿無書，到了第二天一清早，趙壁就由外面進來。大人問他來此作甚。趙壁說道：「下役昨天在堂上說這個韓張氏，非用秘法不能審出口供。現在下役要實行那個法。」

子 請大人賞給我一根簪 大人一樂 遂叫施安把簪拿過一支來 交給趙璧 吩咐道 你可以便宜行事 可是不許你攪擾地面 趙璧說道 下役不敢 大人道 那末你就快辦去吧 趙璧遂退了出來 他也不到班房裏去 先到女監 告訴官媒張二奶 韓張氏的吃喝 不要難爲他 可是你就想法子 別叫他睡覺 三天以後 大人還要提審 你就按熟鷹似的熬着他 要熬好了 大人必有重賞 官媒也不知是什麼事 只可糊裏糊塗的答應他 趙璧在蠟鋪定了一對大蠟 說明日午時三刻取來 蠟鋪掌櫃的認識他是官面兒 遂答應了 趙璧離了臘鋪 來到戲館子 到了後台 見了老板 說明自己是蘇州府的官人 遂借出一包新行頭出來 拿着這個包袱 就奔府衙旁邊兒的那個萬全米麪莊 見了郭掌櫃的 郭掌櫃的很恭敬趙璧 因爲府衙所吃的米麪就是這個萬全米麪鋪的 掌櫃的知道趙璧是知府大人眼前的紅人兒 所以很恭敬 趙璧向掌櫃的說 要借扇子一用 掌櫃的滿口應承 遂叫學生意的 搭着 遂進衙門去 趙璧在前頭帶着路 偏偏這個時候 天霸請衆人都吃飯去了 所以都沒有看見 遂引着來到花園 叫學生意的把扇子放在花廳的後頭 趙璧還說了幾句客氣話兒 學生意走了 他轉身出了花園 到了班房 就見有外班的班頭王仁報告 說縣裡把韓張氏的公婆父母都送來了 趙璧道 你往裏回 我管不着這段 說着便又出了衙門 奔了顏料莊 買了點兒顏色 又奔羊肉舖買了點兒羊肺頭 人家給他包好 他就拿着回了衙門了 進了班房 就看見韓張兩個老頭兒出班 趙璧說道 二位老頭兒那裏去 韓老頭兒說 蒙大人的恩典 叫我們暫且回家 三天之內聽候傳訊 這位大人真是清似水明如鏡 要是押我三天也得算着 趙璧道這就是我們大人一份公德 你們二位不再坐會兒了 兩個老頭兒說道 不坐着了 改日再會吧 說着便出衙去了 趙璧見他們老夫妻四個走後 進了班房 打開了箱子 這個箱子可就是給巡撫大人圓光時賺的 裏面的東西 就是寶劍黃毛邊紙等類 把應用的東西包了一個小包兒 遂拿着奔了後花園 來到花廳 這個地方 平時惟有大人和施安施孝 往這兒來

別人沒有大人的器兒都不敢到這裏來。趙璧把東西都擺設好了，外面一個人也不知道，都預備完全了。才來到內班房。天霸一見趙璧就說道：「剛才我請客，就沒找着你。這個時候，又有許多公事等你辦，你出去一蹓進去一蹓的你忙了什麼？」老趙說道：「我有我的公。」天霸也不理他了。

他照舊的還是忙，直忙了三天到個晚半天。施安由裡面出來，見了天霸說道：「老哥哥，大人今天要升花廳審問韓張氏，你趕緊派皂班給站班，你們內班再去四個人。」天霸趕緊叫張祥出去告訴外班的王仁王傑，叫他們趕緊去站堂。又回頭問咱們誰去。這時早不見了趙璧黑士傑，可是素常趙璧

不大得人，有他也不少沒有他也不少，也就不找他。天霸跟着問：「大人升花廳，咱們誰去站堂？」旁邊兒有祝清寧李俊錢亮過來說道：「老哥，就咱們四位吧。」天霸道：「就這麼辦了。」一會兒的工夫，施安又出來給送信兒，說大人官衣都換好了，請你們到花廳兒去伺候吧。四個人趕緊帶上官

帽，南省雖不冷，這個時候已到了十月底，也都穿了夾衣裳了。大家夥剛一到花廳兒，此花廳原是北房三間帶後厦，到了這個時候還掛着斑竹簾兒哩。因為南省蚊虫太多，所以還掛着斑竹簾兒。天霸他擦簾進去，一看花廳當中放着一張公案桌兒，桌兒上最顯眼的就是兩個大蠟，天霸

兒上還插着一對大蠟。這一對蠟足有一斤一支，可是綠色的。蠟上寫着銀字，上首那支上寫的是陽世善惡皆由你，下一支寫的是陰曹裁判放過誰。蠟杆兒底下放着黃毛邊紙，黑紅硯台，還

有一口七星小寶劍。天霸疑惑這是施安安排的，剛要問，就聽外面有腳步聲音。天霸一回頭，就見王仁王傑帶着皂班差役進來。王仁遂問天霸道：「怎麼大人今天還坐一回夜堂？」天霸說道：「你看不出來這個意思嗎？」今天是夜審韓張氏，趕巧了，就許出神入怪。王仁點了點頭說道：「黃頭兒說的很是。」這句話未能說完外面有人咳嗽一聲，就看施安施孝同着知府大人，全都到了花廳。李俊趕緊把竹簾撩起，祇見施大人是四品頂戴，腰繫絲帶，全身的活計，再叫袍褂一襯，那份威風就不用提了。大人來到公案桌兒後一張圈椅上坐下，往下看了看，見差役人等俱皆齊畢，遂提起筆。

來寫了提票 叫大班頭王仁到女監去提韓張氏 來花廳聽審 王仁拿着提票 到女監告訴官媒張二奶奶要提韓張氏 趕這個時候韓張氏可受上了 自從趙壁給他托咐之後 韓張氏倒是得着好吃喝 頭一頓就是餅兒加葱鹽 是又脆又香 韓張氏吃了個足飽 那知吃完了就瀉啦 向張二奶奶討碗水喝 官媒說道 有這麼個地方我還去哪 你將就着渴着點吧 韓張氏無奈 祇得忍到天黑到了晚飯是片湯 韓張氏一見 心說這可有解渴的了 我是淨喝湯不吃片兒 想着就喝了一口 誰知這個湯是又鹹又酸 不喝吧是真渴 喝了吧更渴了 臨完還是不給水喝 渴的嗓子眼兒直冒煙兒 心裏發急燥 那裏睡着覺 後來實在困了 將一合眼 心中一迷 官媒就用凉水噴他 就像熬大鷹似的那麼熬着 祇要韓張氏一打盹兒 官媒就想法兒把他弄醒了 一連就是三天的工夫 渴的韓張氏簡直是要瘋 央求張二奶奶 叫聲親媽 你老給我一點水喝吧 但是官媒那裏肯答應他 就在這個工夫王仁來提他過堂 張二奶奶把韓張氏的腿帶兒和鞋子都給了他 告訴他提你去過堂 趕情那個年頭兒 身犯重案的犯人都把他的腿帶兒和鞋剝了去 去他的腿帶子是怕他用腿帶子把自己勒死 脫去鞋子 是恐怕他跑了 今天把這兩件東西交給韓張氏 韓張氏先繫腿帶 然後再穿鞋 迷々糊々的覺着這雙鞋倒是自己的 可是底兒似乎高了許多 再低頭細看的時候 那官媒一拉鐵練子 說快去吧 韓張氏只得站起 覺着腳如踏棉 幌幌悠悠的跟着穿過二堂 直奔花廳 到了花廳前 王仁高聲喊道 韓張氏帶到 裏頭有別的差人 把藤籠一擦 王仁就把他拉了進來 這時兩邊兒差役喊喝堂威 韓張氏抬頭一看 見上面坐的是知府大人 韓張氏雖然有些見識 究竟沒見過這樣的威風 心中也是害怕 遂雙膝跪倒 口呼冤枉 大人一拍桌案喝道 胆大的韓張氏 謀死本夫 還故意不招 昨天三更你丈夫告到本府的面前 說你先用紅藥面害過他 韓張氏就是一抖索 大人心中就明白一二 跟着用手一拍桌案說道 韓張氏你實招了吧 本府依律減輕辦你 如要讓本府用刑拷出來 本府便要重重的辦你 韓張氏說道

小婦人沒有一死本夫 你說有靈魂在你的台前告狀 如要果有此事 請你老把我丈夫的靈魂傳來 我們要當堂對詞 大人用手一指 說道好個刁婦 你以為本府是哄你 豈不知實有其事 你既要和他當堂對詞 本府便把他傳來 才知本府言之非妄 說完 大人遂舖了紙 提起紅筆來 在上面劃着 看那個意思是非符即咒 大人拿起小寶劍來把符插上 問差人道 你們誰去傳來 天霸平生最不信這個 今天一看大人也弄玄 心中却暗暗好笑 一聽大人問誰去傳 遂答道下役願往 大人道 你把這符在牆上點着 扔到花廳外邊兒就行了 天霸答應 接過小寶劍來 仔細一看 符的上面寫着五個字都是雨字頭 天霸也不認得是什麼 再看底下還有幾個字 寫的是當方土地不來等待何時 天霸看完遂在牆上點着 跑到門前 擦簾籠用力把符拋出去 祇見一道火光隨風而滅 天霸又往外看了看 並無動作 遂轉身來到大人面前 說道 符已燒了 大人道好了 你站在一旁 又等了一盞熱茶的工夫 仍是不見動靜 大人大怒 用手一拍桌 說道 當方的土地太可恨了 頂到這個時候還不見來 遂又寫了一道催符 說道 這次要還不到 本府便要革掉你的職務 說完仍叫天霸 點着甩了出去 天霸剛把符往外一甩 就聽空中有人答話 說我神來也 天霸抬頭一看 祇見一片火光 倒把天霸吓了一跳 借着火的光亮一看 眼前站着一人 平頂身高五尺開外 面皮蒼老 白鬍子 白眉毛 白頭髮 杏黃色的鴨尾巾罩住 穿一件杏黃色的箭袖袍 繫黃色的絲帶繫腰 黃穗兒飄洒在襠下 紅中衣 大紅硃履 左手中拄着竹杖 右手拿着拂塵 天霸認得 心說 這可是土地爺來了 遂轉身退到大人背後 就見土地爺 一掀簾籠就進來了 祇見他袍袖一揮 簾子板一點兒響聲皆無 衆人都是一怔 心中說這可真是神仙了 再看那土地爺 來到大人的面前 恭恭敬敬點了點頭 大人怒氣未息 遂問道 尊神何故來遲 衆人就見土地爺說了幾句話 因為聲音太小 也聽不出說的什麼來 就聽大人說道 原來如此 既是尊神有公幹 就難怪了 請尊神略等一會兒吧 說着提起筆來又寫了一道符 書回寫的字兒

很多 遂對土地說道 尊神可急帶此公文 到城隍廟見了城隍 請他把韓豹的靈魂送來 和韓張氏當堂對詞 土地點了點頭 把寫好的那符接過來摺了四摺 往牆上一伸 這個符就着了 土地拿着就往外走 天霸本是半信半疑 忙跟在土地的背後 要看個究竟 那土地一轉花廳的房角兒 一回手 就見有一道火光奔天霸的臉上打來 天霸忙一矮身 躲過這團火 回頭看這團火落在地上就滅了 天霸趕回頭再找那土地 已然蹤跡不見 天霸心中還是疑惑 遂回了花廳一看 只見大人坐着翻眼淨看那兩支蠟 看到惡字那兒啦 就是陽世善惡皆由你的那個惡字的小橫兒上啦 大人就一拍桌案說道 這土地真是年老誤事 說着又寫了一個小條兒 叫天霸 再把這個條兒燒了 這時天霸本有些心怯了 一聽大人吩咐 他又不肯不應 只得硬着頭皮 把條兒接過 照樣兒點着甩出去 就聽旁邊兒嘩啦啦有鋼叉的聲音 天霸抬頭一看 就見一片黑烟 黑烟散過 現出一個鬼來 頭大身短 腦袋有雞籠一樣大 在腦袋頂兒上 生出一隻腳來 底下也沒有肚子 光有兩條大腿在腮幫子上 長出兩隻手來 形狀非常可怕 手裏拉着一條鎖練兒 鎖着一個人 是瘦小枯乾 底下穿着毛藍褲子 藍布洒鞋 月白色的腿帶兒 上身赤着背 開着腔 兩扇肚皮翻翻着 露出裏面的護腸油 外面還搭着半截兒腸子 滴滴達達 還直流血 後面跟定一大怪 身量高大 圍着虎皮裙 面如爪皮 手中持一條鋼叉 緊緊的跟隨 在大鬼的背後 就是那個土地 趕來到花廳前 土地緊行幾步 把簾籠高高挑起 衆鬼就都進來了 剛一進門 就聽那鬼吧的一爆 火光起有一尺多長 紅光過處 再看時 這對臘冒一尺多長的綠苗兒 這時也不知道由那裏來的風 呼呼的有聲 這時花廳的衆人 胆兒大的是毛髮悚然 胆兒小的是渾身立抖 惟有施安跟施孝 都爬在大人的桌兒底下 這麼大胆的小靈狐李俊 汗毛都一根兒一根兒立起來了 錢亮去當每自號爲錢大胆兒 就是不信鬼神 今天一見活怪現形 他的腿兒一軟就坐在地上了 可是一伸手就抓出一把毒藥藥來 心中說怪要不往我這兒來 還罷了 要往我這邊兒一湊

合 我就拿毒痰痰打你 花廳兒後頭這涼風刮的真厲害 再看大人 臉也變了綠色的了 外班這些個人吓的都坐叫地下 那裏還敢動 回頭一看 那才叫寒風透骨冷氣森人 韓張氏看大人的臉色心中害怕 又聽身後鋼叉一響 吓的他真魂皆出 看那開脾的怪正是自己的男人韓豹兒 死的時侯就是這種情形 那個一見韓張氏 他就要往這邊兒撲 多虧那個大馬怪 用力把他拉住 他是吱吱的直叫 大人用手一拍桌案說道 土地你趕緊攔他 此乃陽世不同陰曹 不許厲怪報仇 土地用竹杖把那個開脾怪攔住 這時韓張氏那張粉臉已成了白棉紙了 大人說道 韓張氏你看見你丈夫了嗎 本來你這刁惡的婦人 不信有神 豈不知有人就有怪 有神就有仙 正是陰陽世界 今天你丈夫來到本府的面前和你對詞 你還不實招了嗎 韓張氏咬定牙關說道 小婦人實沒有謀害本夫 那個開脾的怪 一聽韓張氏 還是不認 支兒一聲 就又要過來 大人一拍桌案說道 怨怪不要如此 快把你的冤屈實實的說來 土地也用竹杖一點他 咀裏動了動 那個開脾的就點頭 一伸手把肚皮剝開 取出一個蘋果 大小的心來 在心的底下拿出一個包兒來遞給土地 土地接過來 呈上大人 大人打開包兒一看 原來裏面是個紅藥面兒 又衝着大人指了指婦人 指了指心 大人點頭說道 你不要說了 本府已竟明白 遂對韓張氏道 你爲甚麼先用這個紅藥面兒害他 他說你們倆本是恩愛的夫妻 也不知你受了誰的蠱惑 才害了他 憑你一個婦人 那裏有害人的心 你受了誰的蠱惑從實說來 本府一定減輕辦你 韓張氏本就糊糊塗塗 今天一見這種情形 自料決無生理 又聽大人如此一說 他的鼻子一酸 兩眼就就落下淚來 口稱大人在上 提起這件事來 令人心悲 也是小婦人的情屈命不屈 你老要問這包藥 實是關王廟的僧人小粉蝶陶通給的 我在家裏作閨女的時候 有一天 門口兒有出殯的 隨着母親看熱鬧 此殯本是大戶人家出的 有好幾棚經 在和尙經中可就有這個小粉蝶陶通 他一眼就看見我了 他便記在心裏 我看完了殯就回了自己屋中 趕到了夜裏 鋪好了被褥 剛躺下就聞見一陣異香 我可就糊

塗過去了趕容着明白過來 一個陀頭僧人 他笑道 姑娘你可明白了 小僧看見你這副尊容 所以今夜前來 你可不要喊叫 你看見了沒有 我這裏可有戒刀 我那年已十九歲 今天雖然知道 和尚不是好人 但是畏其威 後來便時常的來 來則必給我帶點兒金銀首飾 衣料之類 後來 才知他就是本處關王廟的和尙叫小粉蝶陶通 有半年的工夫 我母給我說妥婆家 到了快迎娶的日子 我才跟陶通說知 婆家便娶我過門 我婆家就是開豆腐房韓老頭兒 陶通說道 如此說來你的女婿就是韓豹了他一拍大腿說道 唉 這可是一朵鮮花插在臭狗屎上了 我常到他們豆腐房喝漿子 那個韓豹是個大粗小子 你要給了他 豈不是進了火坑了嗎 我說道 那可有什麼法子呢 陶通道 要不然 我趁着你沒過門 我去把韓豹殺了 你看好不好 我說殺了人是要抵償的 而且韓家待我們不錯 韓豹又是單傳 我們豈忍心斷了他們的後嗣 陶通說道 依你說咱們就算分開啦 我道 分開也不過是暫時 說完 陶通就走了 趕到了吉期韓家使用轎把我娶過了門 我一見韓豹兒雖是個粗人 對我是真情 再說公婆又很疼愛我 把和尚陶通所說的話 早就忘了 趕到轉過月兒來 我去住娘家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正在睡覺忽然覺得有人推我我睜眼一看原來是那小粉蝶陶通 遂問道 你又幹什麼來了 陶通說道 今天你既來了 我焉能不來 我說道 你本是出家人 就應該謹守清規 恭誦佛經 沒事兒淨往我們這兒來幹什麼 陶通一聽就明白了遂說道 你跟我戀了掛了 說着就瞪起眼來 回手就要拉刀 我一看不好 連忙說道 你不要着急 我跟你鬧着玩 陶通道 你要怎麼說 我跟你也是鬧着玩 我配了一包藥 名叫閉血散 這包藥拿回去給韓豹或茶或飯裏撒上 他多則兩個月 少則四十天 那韓豹必死 咱們既可為長久的 而你還不落謀害親夫之名 我再想法子把你接進廟堂 准能不叫你的父母知道 我不敢答應他 遂點了點頭 陶通又把那害人方法 細細的都告訴了我 才起身躍牆而去 我在家中住了十五天 我父就把我送回婆家 趕到吃晚飯的時候 我拿了藥 那裏忍得下 但是又怕陶

通 一時糊塗 遂把藥撒在飯碗一半 還留了一半 用箸子攪了攪 就給送過來了 韓豹一看遂問道 這個飯怎麼全紅了 我一樂說道 是我嘗了嘗大概是 我嘴唇上的胭脂沾上了 要嫌賊就把他倒了吧 韓豹笑道 不賊不賊 說着 就先把那紅的吃了 然後慢慢的就把一碗飯吃完 又吃了兩三碗飯就算飽了 這一天勞累 韓豹吃空就困了 到了次日 韓豹清晨早起 挑了點豆腐 這種藥的藥性很慢 三兩天並沒見什麼形蹟 趕過了六七天 韓豹就日見瘦弱 待了一個多月 就不能幹活兒 韓老兒一看兒子的情形可就錯了 以為年輕人 不知身體為重 看那個情形倒很令人憂心 遂和老伴商量 叫兒媳住娘家 好躲兩天 韓婆也說這樣辦很好 就叫我收拾收拾東西 韓老兒親自把我送到娘家去說明自己的兒子病的很厲害 韓老兒實指望兒子的病可以好 誰知病是一天比一天的重 韓老兒夫婦很是着急 可是一點兒辦法也無 我自回到娘家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那小粉蝶兒就來了 遂問道 你又幹麼來了 陶通道 我要不來 你就担了謀害親夫的名了 說話之間 就把他手中的一個小包袱打開 裏頭有個小木匣兒 打開木匣兒把我吓了一跳 原來裡頭是一條長虫 我說你弄一條長虫幹嗎 陶通說 這個匣兒 等你回婆家的時候帶回去 我再給你畫一道符 符上有字 你就拿回你們婆家 趕到做飯的時候 先把火點着了 然後再放長虫 他就不敢進灶堂了 你聽我把這個條念念 你一聽就明白了 跟着就念道 我乃東南一蛇仙 祇因逃難隱灶間 無故舉火把我害 報仇就在三更天 我道 你不用說了 我都明白啦 陶通道 你可千萬別叫這個長虫跑了 我不容易得來的 這匣裏還有東西喂他 兩個人計議妥當 安歇睡覺 到了五更天 陶通就去了 我在娘家一連住了五六天 這天韓老兒來接 說韓豹兒的病很重 叫我即刻回去 我心裏也是店說韓豹兒 遂急急的把東西收拾收拾 就和自己的父親出了大門 雇了兩頭驢 奔豆腐房而來 趕到了豆腐房下了驢 給了腳錢 兩親家先到了櫃房內 說閑話兒 我就一直奔了後面 這時外面偏又趕上下雨 我公公韓老留我父親吃飯 叫我炒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個案 我遂按陶通所說的法子辦了 果然把韓豹害死 兩親家都被瞞過 這就是已往實情 請大人念小婦無知筆下超生吧 你道韓張氏要不是出來找陶通 這個案還破不了 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今天韓張氏在大人面前 把前後的事 細細說了一遍 大人當時就把韓張氏的口供都抄了下來 跟着就說拿下去叫他畫押 土地爺就把供詞和筆都拿下來叫韓張氏畫了供 韓張氏畫了土地就把供詞仍舊呈與大人 大人接了供詞 遂說怨怪聽着 這是韓張氏的供詞 那個開腔的就跪下聽着 大人把供詞念了一遍 然後說道 當時就判斷韓張氏的罪名 叫你好冥目於九泉下 那開腔的就連連的磕頭 大人說道 韓張氏謀害親夫 罪應騎木驢遊行四門 凌遲處死 韓張氏一聽 心說我謀害本夫 理應該死 刮地可以 這個騎木驢是什麼滋味 他跟着向上磕頭 請大人判決 小婦人甘心領罪就是了 可有一樣兒 請你老把小粉蝶兒陶通拿在 我們兩個人到陰間還有一場官司哩 大人說道 這個陶通 在前些日子 在雙隆店被陶通貴打死了 韓張氏聽了遂念了一聲佛說道 他也遭了報了 這個時候 涼風也停住了 黑氣也沒有了 大人一拍桌案說道 尊神與衆陰卒隨着 現在案已判明 你們可以去了 就見那死的韓豹站起身形 衝着韓張氏一咧嘴 韓張氏他一哆嗦 韓豹又往前一撲身 土地爺就給了他一拐杖 這一拐杖就打在他肚皮之上 韓張氏聽吧察一響 兩扇肚皮就掉將下來 露出心肝 韓張氏聽此怪口操京東的口音說道 老師你老這是作哈呀 土地爺一着急說道 別忘了咱這假扮 你怎麼露出本來的口音來了 看他一搖腦袋 鬍子也掉下來了 他一堵氣把帽子也摘下來 天霸定睛再看 心裏這個氣呀 趕情這個土地是趙璧粧扮的 粧扮韓豹的就是長臂童子黑士傑 就見那個大頭鬼也把形頭脫下來了 衆人一看着是大漢孫琪 一個托叉的也把假面具摘了下來 露出本來的面目 衆人一看 却是飛天爺又穆五成 韓張氏直着兩眼 看明這件事全是假的 想不到自己上了這麼一個當 當時就哭了 大人吩咐官衙仍把他押入大監 這個時候 張二奶奶 現在一看是假扮的 他才定了定神 一聽大人

叫他仍把韓張氏押入女監 遂答應了 就把韓張氏牽將下去 暫爲不提 單說李俊一把手拉住趙壁說道 姓趙的 不怕你假扮這個 你『應該跟我們說說 你『把我們吓着啦 你認打認罰吧 要是認上我們大家夥兒就打你一頓 要是認罰 你得告訴我們這些衣裳都是那裏來的 趙壁說道 當着大人你不可欺侮我 我告訴你我是有功之臣 你既問這個東西都是那裏來的 你別鬧 我告訴你們就是了 所有這些衣裳 都是由戲館子借來的 那個假肚皮是人家唱八仙過海 漢鍾離的大肚皮 那假面具 是人家唱五鬼鬧判兒的鬼臉兒 他的肝花五臟是我在的羊肉鋪買羊雜碎 流的血是熬的松木水 攔點兒銀珠就跟人血一般無二 李俊說道 我再問你一件事 這條又是那裏來的 趙壁道 提起這條叉來 你可別惱 有這條叉的時候 你還沒進蘇州府當差呢 這是當初五龍二鳥用蘇州在孔侍郎坎地得金龍解珍那條叉 直留到今天 想不到用上了 這個小寶劍黃毛邊紙等物 不是我在巡撫衙門 圓着賺的嗎 祝清寧說 這個涼風和黑氣是怎麼弄的呢 趙壁一笑說道 你到後面看看去吧 是我在米麪舖拿來的扇子 這個黑氣 是鍋烟子 摻着揚起石 用扇子一扇 就成了黑風了 錢亮說道 這個蠟怎麼還能變色呢 趙壁道 你看這不又變過來了嗎 這對蠟是我在蠟舖定做的 蠟上七個字 在那惡字那裏頭有藥材 一着到那兒 火兒就變綠的了 這也是戲館子打聽來的 人家唱胡迪罵閻 常用這樣的蠟 大人說道 你們也聽明白了 不必細說啦 等閒着時候再說吧 說着遂叫施安 把供詞給師爺孫承業送去 叫他繕寫文書 呈上巡撫衙 說完便一擺手 就和施孝書房去了 大人剛走 就由花廳後轉過一人 向趙壁說道 趙頭兒你得賠我一身兒衣裳 你看我『全成了煤廠掌櫃的了 衆人一看 原來是門頭李二 見他一身黑烟子 連臉都黑了 要不細看 還是真認不出來 不由大家全笑了 趙壁道 你把扇子 給人家揩干净了 明天給人送去 回頭我同大人去必定賞你幾兩銀子 李二答應去了 這裏趙壁叫黑士傑把所借來的東西 都歸在一處 明天好給人家送去 說完 便一擁而散

各回班房去睡覺。大人這一夜的勞乏，一覺睡着直睡到次日晌午才醒。還是被人叫醒的。原來是韓張二老。前來擊鼓鳴冤。一個是爲給自己的兒子報仇雪恨。一個是想救自己的女兒脫牢獄之災。兩個人來在大堂上。一定要請大人升堂。李二知道大人尚未起來。攔着他們。不叫他們鬧。韓張兩個老頭兒。也是一時的情急才擊鼓。可就把大人驚醒。忙問外面是什麼事。施安答道：外面是韓張二老喊冤。大人道：告訴他們略等片刻。本府這就升堂。施安出去。到了班房。對天霸說道：老哥告訴二老。叫他們不要着急。大人這就升堂。天霸點頭。遂叫張祥到外班告訴他們預備升堂。又叫楊秀去安慰二老。施安回書房。給大人預備官衣。大人換了官衣。又喝了兩盞茶。遂吩咐點鼓升堂。大堂上就鼓點齊鳴。差役人等喊喝堂威。大人山屏風後轉過來。秉正坐了。這時韓張二老。早在堂上跪着了。一見大人升堂。就各把呈狀呈上。大人看了。一個是請大人替子申冤。一個是說女兒誤被淫僧所害。請大人嚴拿淫僧。從輕辦理女兒。老大人把呈狀看明白了。往桌案上一放。遂寫了提票。叫皂班兒拿着牌到女監提韓張氏聽審。皂班去了工夫不大。就把韓張氏提了來。這時韓張氏的臉上連一點血色兒全無。因爲昨天夜審。並連日不得水喝。不得睡覺熬的。他自夜審完了。回到女監。官媒婆兒給了他點水喝。他就像得了瓊漿玉露般的喝了。喝完就睡了。到了次日醒來。一看自己的鞋底子上釘着很厚的毡子。他才明白昨天腳底下發軟的原因。就在這個時候。就見官媒婆來說大人提你過堂。韓張氏一聽就吓了一跳。心裏戰戰兢兢。就跟着來。來在堂上。見大人在上面坐着。堂上還跪着兩個人。一看一個是自己的親爹。一個是自己的公公。遂低着頭。來在公案前跪倒。大人叫他把昨日所招的口供。再供上來。韓張氏到了這個時候。已竟豁出去了。遂又把謀死本夫的話。說了一遍。張老兒一聽。氣的是渾身立抖。往上磕頭。口說大人。我可不要這樣無恥的丫頭了。請大人依法治罪。小人情願具結。大人說好。那麼你就具結。淨等女兒出紅差的日子。你就在崑山縣看他一死。也就是了。張老兒答應。遂具了

第

一

集

結 韓老兒響頭碰地 說道 多謝青天大人 這案虧得你老問明了 才給小兒鳴冤 真稱得起民之父母 說完又面頭 望着韓張氏咬牙說道 好狠的婦人 你害得我兒好苦 大人說道 你就不必說了 好在他受刑的日子不遠 你等他出紅差那天 看看解解心頭之恨也就了 韓老兒給大人磕了個頭 大人先派人把韓張氏 照樣兒還押起來 然後韓張二老也就下堂 各自回來 大人退堂 歸後面書房歇息 却說這套五女七貞淨過夏天 不過冬 未免不合情理 其實冬天無事 著者又不能把冬天瑣碎的事寫出 也不過就是一表而過 韓張氏這一案 過了幾天上邊兒公事就下來了 韓張氏是解回崑山縣滯遲處死 崑山縣知縣胡禮賓 降三級留任 崑山縣的仵作 發往軍台效力 是十年大軍 蘇州府的仵作細心驗尸 實實有功加餉兩個月 僧人陶通與老和尚既死 無須深究 兩個小和尚 准其還俗 永不許再爲和尚 關王廟的廟產招善僧主持 須隨時調查 不可再誤招兇僧 大人看了回文 才叫刑名師爺孫承業 辦了文書 就派王仁王傑把韓張氏一案 送回崑山縣辦罪 此案便算了結 這時蘇州府可無有賊寇了 真可說是一體肅清 天霸等衆人天天無事 不是你請我吃飯 就是我請你聽戲 真是閒居易過 光陰似箭 轉眼殘冬已過 大地春回 大人算是在這裏過了一個年 到一轉過年來 到了二月十七 大人這天正在書房 和師爺商議公事 就聽外面一陣喧嘩 門頭李二跑進來說道 快請大人換官衣 北京聖上的旨意下來了 大人聞聽連忙換官衣 康熙旨惹下 施大人奉旨進京 這個奏章是頭年冬天走的 怎麼直到轉年二月旨意才下呢 因爲在康熙年間 所有的文書 都是報差騎着馬措着文 一站一站的往下送 七十里爲一站 由蘇州府到北京足有八十四站半到北京 連耽誤工夫就是兩個月 所來的文書都交給部裏 由部裏再遞到軍機處 軍機大臣再給轉奏與天子 就這麼一繞 就是十幾天的工夫 容到皇上知道 硃筆批准 調施世綸保燈押賊奉旨進京 這套旨意交給軍機大臣 軍機大臣再批聖旨交給部裏 由部裏再派員捧旨到蘇州府 到了巡撫衙 先呈巡撫大人 再由巡撫

衙捧旨到蘇州府 諸君想情 就這一耽誤 所以到了二月十七 這套旨意才到 門頭李二看巡撫大人棒旨到來 連忙報進去 施知府換了官服 帶着天霸 把巡撫大人和捧旨委員迎將進去 先把聖旨供在大堂之上 委員宣讀聖旨 施大人聽明是調自己押賊進京 遂望官謝恩 然後請巡撫大人與奉旨的委員到書房 施安給獻上茶來 一邊兒喝着茶 巡撫大人就說道 貴府你先計算這府衙的公事 得幾天才能辦理清楚 貴府要辦清楚了 就把所有的公事交二府同知署理 暫不派員接任 但不知何日起程 施知府遂說道 據卑職計算非三月初一不能走 在二月二十八交代公事 請大人再由本省給調二百馬隊 保護珍珠燈 卑職再打造兩輛木籠囚車 好裝杜雲龍梁大成 一同進京巡撫大人點點頭說道 既如此本院同這位奉旨委員暫回巡撫衙門了 貴府趕緊辦理 萬不可過了三月初一 知府答應是 部裏的委員也站起來告辭 施大人要留二位吃飯 巡撫大人說道 這就不便了 貴府進京事在緊急 本院替你招待招待委員老爺吧 說着同了委員往外便走 施知府在後相送 送出府衙 拱手而別 這位委員由巡撫衙門交旨不提 話說施大人送客回來 就把旨意請到書房 設了香案 把聖旨供好 然後叫施安把天霸他們喚進來 施安答應 黃天霸跟着帶了蘇州府所有的官人 進來先給大人道喜 大人說道 本府把你叫進來 就為進京時 咱們怎樣的走法 據本府想這沿路之上 賊人決少不了 倘若再把寶燈失掉這事便不好辦了 衆人一聽大人如此說 遂你看我 我瞧你 面面相覷 旁邊兒閃過趙璧 給大人請安說道 下役斗膽多言 大人說道 有話自管說來 趙璧說道 上次張家寨捉拿杜雲龍 別的賊匪都四散紛逃 在蘇州府 大人共剿了大山五處 蝥賊草寇 死在蘇州府的不計其數 據下役想賊人心狠 大人盡知假比說大人押着寶燈一走 是人都知道 這個燈別說進北京 連三站都出不去 就得被賊人把燈劫了去 劫去寶燈事小 他們必定砸木籠囚車 救杜雲龍和梁大成 考大人說道 依你便怎樣 趙璧說道 我們沒有主意 請您賞限 我們到下邊兒商議商議 因為常在您的面前 有許多不